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阳光、空气、水和笑容，我们还需要什么呢！——苏格拉底

轩冉 芷

我们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
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医院里拉开序幕。
少男少女们真正的历练就这样开始了……

青春
成长
系列

盛蓉蓉 /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轩冉为芷
XUAN RAN WEI ZHI

盛蓉蓉 ◎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www.csupress.com.cn

· 长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轩冉为芷 / 盛蓉蓉著. --长沙: 中南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 - 7 - 5487 - 3046 - 0

I. ①轩… II. ①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7649 号

轩冉为芷

盛蓉蓉 著

责任编辑 彭辉丽

责任印制 易红卫

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麓山南路 邮编: 410083

发行科电话: 0731 - 88876770 传真: 0731 - 88710482

印 装 长沙印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7 字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7 - 3046 - 0

定 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请与经销商调换

献给一直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

故事梗概

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献给所有寻求爱的人们。

那个倔强的卷发女孩在遭遇人生变故以后，是如何找到归宿和爱情，重新找回归属感的呢？

那个坚毅的大男孩在经历丧母之痛以后，找到自己的幸福了吗？

还有那个折翼的天使，他是否救赎了自己的心？

这本书，也许并无什么特别，但它隐藏着少男少女们的酸甜苦辣。（正如我写作时，也正当年少）

我们的故事将从 S 市，那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医院，拉开序幕。

少男少女们真正的历练就这样开始了……

人 物

尉芷	晏苑中学美术生
舒轩	某大学学生，尉芷的儿时伙伴
舒冉	晏苑中学美术生，尉芷的同学
尉胤君	尉芷的弟弟，品学一中学生
尉群一	尉芷的父亲，记者
张敏之	尉芷的母亲
女人	尉芷的继母
齐岚	舒轩的母亲
舒震霆	舒氏集团总裁
孟淇	尉芷的同学
司马飒然	舒轩的同学
谭飞	尉芷的美术老师
谭笑笑	尉芷的同学
张妈	舒家保姆
阿平	舒家司机
付祥	舒家司机

第一章

尉芷孤身一人，拿着少得可怜的行李，走在万籁俱寂的大街上。长长的卷发下一张充满倦容的脸，脸色晦暗，疲倦异常。

已经晚上 11 点了，S 市这个不大不小的二线城市，除了一些贪恋灯红酒绿的小青年，其他人恐怕早就窝在自己的被窝里不出来了。这几天她晕晕沉沉的，仿佛在梦中穿梭。有的时候，她真想掐自己一下，一是让自己清醒清醒，告诉自己生活还在继续；二是用肉体上的痛苦来减轻内心伤口的疼痛。就在两天前，在市区非常偏僻的一个角落，她送走了从有记忆以来一直充当她精神支柱的挚爱的妈妈。尉芷不是一个爱哭的孩子，但就在她目睹亲爱的妈妈变成一坛骨灰时，她的整个世界崩塌了。她哭得昏天暗地。

她的妈妈是个坚强、感性、倔强的人，然而

这一切在病魔面前都不堪一击。

“芷儿，你去道馆找你弟弟……吧，让他带你去找爸爸……让他……好好把你……养大……”妈妈断断续续地说着遗言一般的话，力求把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妈妈，我哪里都不去，我只要和你生活在一起，妈妈，你会好起来的！”尉芷咬咬牙，意志坚定地说。

尉芷清楚地记得，就在这段对话的两个小时后，她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她的妈妈绝情地撒手人寰了，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她什么都没有做，除了痛彻心扉地流泪，甚至连弟弟都忘了告知！尉芷的弟弟就是那个正在上高一的毛头小子尉胤君，常年不和她们住在一起。想到只能去投奔弟弟，她心中既悲痛又忐忑，感觉以前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心一下子空了。

此时尉芷正在去爸爸家的路上。说实话，尉芷是不想去的，本来她只是想去道馆见见弟弟，可是失去妈妈保护的她，还能去哪里呢？何况明天是星期一，弟弟要上学，恐怕早就回家准备去了，一定不在道馆。虽然去爸爸和弟弟的家不算什么，但尉芷就是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况且爸爸当初对妈妈的背叛始终是尉芷心中的结。

尉芷昨天才想起给弟弟打电话，告诉他妈妈去世的噩耗，这对弟弟的冲击也不小。弟弟怪她连见妈妈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给他。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平时那么机灵周全的自己



竟然会把这么重要的事都抛诸脑后，这让她觉得很对不起弟弟。

走到道馆旁边（爸爸家就在道馆旁边），尉芷停了下来。

这是一家跆拳道馆，是她弟弟尉胤君从小习武的地方，也是他们两个人偷偷见面的地方——爸爸妈妈是不可能创造机会让姐弟俩见上一面的，也只有这个地方才是姐弟俩的乐园。道馆后门处躺着一块废弃的石板，在微弱的光线下，她看到了上面刻着的两三行对话：

“你好，我是品学一中的，如果有人见到我的这行字，就交个朋友吧！”

“好啊！”

“闷罐子，你不能多说几句吗？我要考黑带了，我很紧张！”

尉芷忍不住拿起一块石子往上刻道：

“你们好！初来乍到没什么朋友，我弟弟也要考黑带，我相信你没问题！”

尉芷一边津津有味地想着上述两人的有趣对话，天马行空地猜想他们究竟是谁；一边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向那个不是她家的家走去。

18 栋 304 室，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地处一个高级住宅小区。爸爸凭借在记者岗位上的多年勤恳工作，才奋斗到了这一步。只是在尉芷眼中，它有些刺眼，因为这些妈妈都没份！当年爸爸身无分文时，是妈妈毅然不顾姥姥、姥爷的反

对，和爸爸走在一起。而现在爸爸飞黄腾达了，妈妈却已经不在了！还出现了那个女人，一个更加刺眼的存在。虽然爸爸后来负责了她所有的学费和妈妈的医药费，但在尉芷看来，这样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想着想着，尉芷来到了那个门牌号为 304 的门前。尉芷理了理情绪，按响了门铃，门铃是 *Merry Christmas* 的旋律，只是响到后面有些走调。

“请问，哪一位？”门铃的响声终于引起了屋内人的注意。

“是我，尉芷。”

于是门内一阵骚动，接着门就被带有强烈情感地打开了。

“姐姐！”

“阿君！”姐弟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这是两人在这个家的第一次见面，虽然不知道对于尉芷来说这算不算家。

“姐姐，你快进来，妈妈不在了，你以后就跟我们一起住吧！”胤君泪眼汪汪地急切地表达着自己的意愿。

这就是她的弟弟，永远像个小孩子那样单纯可爱、不谙世事，有什么就说什么。

“好，好，姐姐不来这里还能到哪里去啊！”尉芷满脸宠溺地看着这个实际上只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

房间内的一对男女正用慈爱的眼神看着这对经历劫难的姐弟。这些目光竟没有让尉芷感到温暖，她浑身不自在，仿佛正在被盯梢一般。这里的一切，除了弟弟，其他都是陌生的，她不禁本能地想用漂亮而坚硬的外壳来武装自己。

“尉芷，”那个沉默的男人终于发话了，“今天早点睡吧，

辛苦了一天了，明天带你去找个学校，待在家里是不行的。”

接着旁边的那个女人带她去了走廊尽头的一间房。

房间里的家具全都是尉芷最喜欢的蓝色，还有女孩子专用的一些东西，让人不由得猜想这些是不是专门为她准备的。其实任谁都会知道这一切一定是精心准备的，只是尉芷的内心不想承认而已。

“姐姐明天见啊！我睡了！”胤君凑上来打了个招呼。

“嗯，你去吧，姐姐也睡了。”尉芷疲倦地应了一声，关上了房门。但她没有马上去睡，而是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支4B绘图铅笔把玩起来。这是她最爱用的铅笔型号，要轻则轻，要重则重，软硬度也刚好，不像HB太硬，也不像6B太软，就如她最喜欢的那种能屈能伸、不卑不亢的人。此刻，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放在桌上的绿色画板。她是一个美术生，但由于妈妈病重，已经一个月没摸画笔了，竟感觉有些手生，想到明天就能回到学校了，内心不由得既忐忑又兴奋。好了，睡觉吧，她想着，随手把铅笔放到了一边。

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露水挂满了窗台。

“你们两个不要磨蹭了，我还要上班，我在车里等你们。”爸爸说完就往楼下走了。

“胤君，快点吃，你要迟到了！”那个女人也在一旁催促着。

只见胤君把两个大烧卖往嘴里一塞，就拉着尉芷跑了

出去。

“我太高兴了！姐，我们两个总算能一起上下学了！我听爸爸说了，他要带你去晏苑中学，就在品学一中的对面，以后我们就离得很近啦。”胤君说着就上了车。

“尉芷，我们先把你弟弟送到学校，再去你的学校看一看。爸爸知道你是美术生，晏苑的艺术生每次考得都不错，那里的老师艺术造诣很高，对你的帮助一定会很大，你看……”爸爸详细地介绍着尉芷新学校的情况。从爸爸的叙述中，尉芷能领略到那是一所所谓的贵族学校，而且艺术生的升学率还高得吓人。总之，比尉芷原来的学校好了许多。

“我下车了，姐，有空到对面来玩啊！”弟弟做了个鬼脸。

“好嘞，你去吧。”说着，尉芷跟着爸爸也下了车，走向了马路对面的学校。

尉芷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大跳。这是一所像小型大学的中学，占地面积很大，建筑外墙一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面，显得既有气魄又有品质。刚才听爸爸说，校园的设计都是这里的美术老师做的，其美术鉴赏力可见一斑。

尉芷跟着爸爸走进了一栋有浪花图案的黑白大理石建筑，拐弯上三楼，很快就进了一间房。

“李老师，你好，小女以后就请您照顾了，请多多关照！快叫李老师！”爸爸微欠着身体说。

“令媛一看就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子，没问题，尉先生您请回吧，我带尉芷去我们班上。”李老师一副精干的模样。

“那行，尉芷，跟着老师好好学，爸爸走了。”爸爸对尉芷使了个眼色。

尉芷点了点头，跟着李老师走了。

门牌上写着高二(八)班。走进去，黑压压的一片。

“我们班这个学期来了个新同学，让她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李老师用很职业的语气来了个开场白。

“大家好，我叫尉芷，主攻美术。”尉芷有礼有节地介绍着自己，落落大方。

“你就坐在舒冉和孟淇的中间吧。”李老师想了想，安排道。

那是中间第三列的最后一排，正合尉芷的意思。她是一个喜欢我行我素的人，坐在最后一排反而让她觉得更自由一些。再看看未来的两个同桌，那个叫舒冉的，一头褐色的头发，瞳孔竟然也是褐色的，应该是体内的黑色素有些缺乏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尉芷还发现在课桌的旁边有一副显眼的拐杖，不难猜想，他也许是腿脚有些不便吧。望着那副拐杖，尉芷竟为他感到一丝惋惜，如此天使般的面容，却只能靠着拐杖走路，老天爷也许是太嫉妒他了吧。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尉芷充满了对未知的好奇。另外一个叫孟淇的女生则迷迷糊糊地趴在课桌上，像在睡觉，虽然看起来有些迟钝但不失可爱。

“嘿，起床了，起床了，我要坐进来了！”尉芷轻轻摇动着孟淇。

“啊，啊，你，是谁？”孟淇猛地睁开眼，怔怔的，遂起身，

边让着位置边诧异地问道。

“我叫尉芷，是班上新来的同学啊。”尉芷亲切地说道，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你也是美术生吗？”尉芷看到孟淇抽屉里若隐若现的水彩，好奇地问道。

“是啊，你也是美术生吧？”孟淇看着尉芷手里的画板答道。

“而且他也是。”孟淇指了指对面正在看一本《美术基础教程》的舒冉，“他不太爱理人，不过这也不怪他，总之，和他保持点距离是没有错的。”孟淇欲言又止，似乎想告诉尉芷什么，又打住了。

尉芷也没有再问。

高二，对于艺术生来说是冲刺的阶段，年底决定生死的专业考试就要来了，而折磨人的文化课已经快上完了，在这样的状态下，似乎一点点的休息都是不被允许的。老师是这样说的：现在玩一天，以后就失去了玩耍的资格。老师小时候是这样过来的，他们就更不能例外了。老师甚至扬言每天睡觉不能超过7个小时，除了吃饭，其他时间应该全部花在学习上。这样的生活是枯燥无味的，但他们确实是这样生活着。尉芷明白，这确实是提高升学率的有效方法。

这节课是体育课，当然舒冉是不用参加课外的活动了，因

为他的腿。尉芷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机会与这个仿佛被世间遗忘的男孩子说一句话。而且这个班上似乎也没有人与他搭讪，所以他一直沉默着，沉默着，让尉芷都有些怀疑他是否有言语能力了。操场上，体育老师的哨声响起，由不得尉芷半点停留，她起身往教室外跑去，用余光看见有几个同学把身上的钱包、钥匙之类的东西交给了正在画画的舒冉保管。

老师这次拿了长绳出来，一看便知今天训练的是跳长绳。孟淇运动细胞不是很好，跳了几下都跳不过去，尉芷在一旁指导。“晚上是写生课吗？”尉芷漫不经心地问道。

“是啊，有什么事吗？你尽管说。”孟淇浅浅地笑了笑。

“我8K的纸用完了，陪我去买如何？”

“好啊，这不难。”孟淇爽快地答应了。

“你们为什么不理舒冉啊？我看他画画功底很好，也很和善很帅气的样子，没有理由……”尉芷有些犹豫，但还是把这个话题抛了出来。

孟淇迅速地捂住她的嘴巴：“不是叫你不要理他吗？在这里他是被禁止谈论的！不然会惹祸上身的。”孟淇小心翼翼地在她耳畔嘀咕道，看起来却是一脸的好意。

尉芷见这样，只好不再追问。这个话题就不了了之了。

下课了，尉芷和孟淇手拉手回到了座位，却被班上的几个同学拦在了座位外面。他们似乎是与舒冉起了冲突。

“舒冉，我的钱包呢？”那个同学用质问的口气厉声地问着舒冉。

“没找到吗？哦，对不起，我画得太专注了，我也不记得放哪里了。没有收好你的东西，真的，对不起。我到时候赔你一个就是了，实在是对不起。”这是尉芷第一次听到舒冉的声音。那声音不卑不亢，富有磁性。

“你以为就这么简单？那里面可是有我一个月的生活费，2000块啊，还有银行卡，你赔得起吗？我的银行卡可是限量版图案的，再也买不到了！”

“我说了，我会赔的。”舒冉也不再为自己解释，倔强地回答着。

“我看你不仅是脚有问题，脑子也有问题！”那个同学恶狠狠地说。

这一下舒冉的脸上终于失去了血色，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褐色的瞳孔内满是抑郁，再也说不出话来。

尉芷终于忍不住了，不顾旁边孟淇的劝阻，脱口而出：“你还是不是个东西？”

那人对尉芷的反应竟是满脸惊讶。

“新来的，不了解情况就别掺和，识相一点，打住，我就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就是来找茬的，你到底懂不懂得尊重人，我看你脑子才有问题！”尉芷顿时火冒三丈，“马上给舒冉道歉！快！”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凭什么你说道歉我就道歉啊？”那个同学一脸的不以为然。

那个同学话音刚落，尉芷一个简单有力的擒拿动作瞬间